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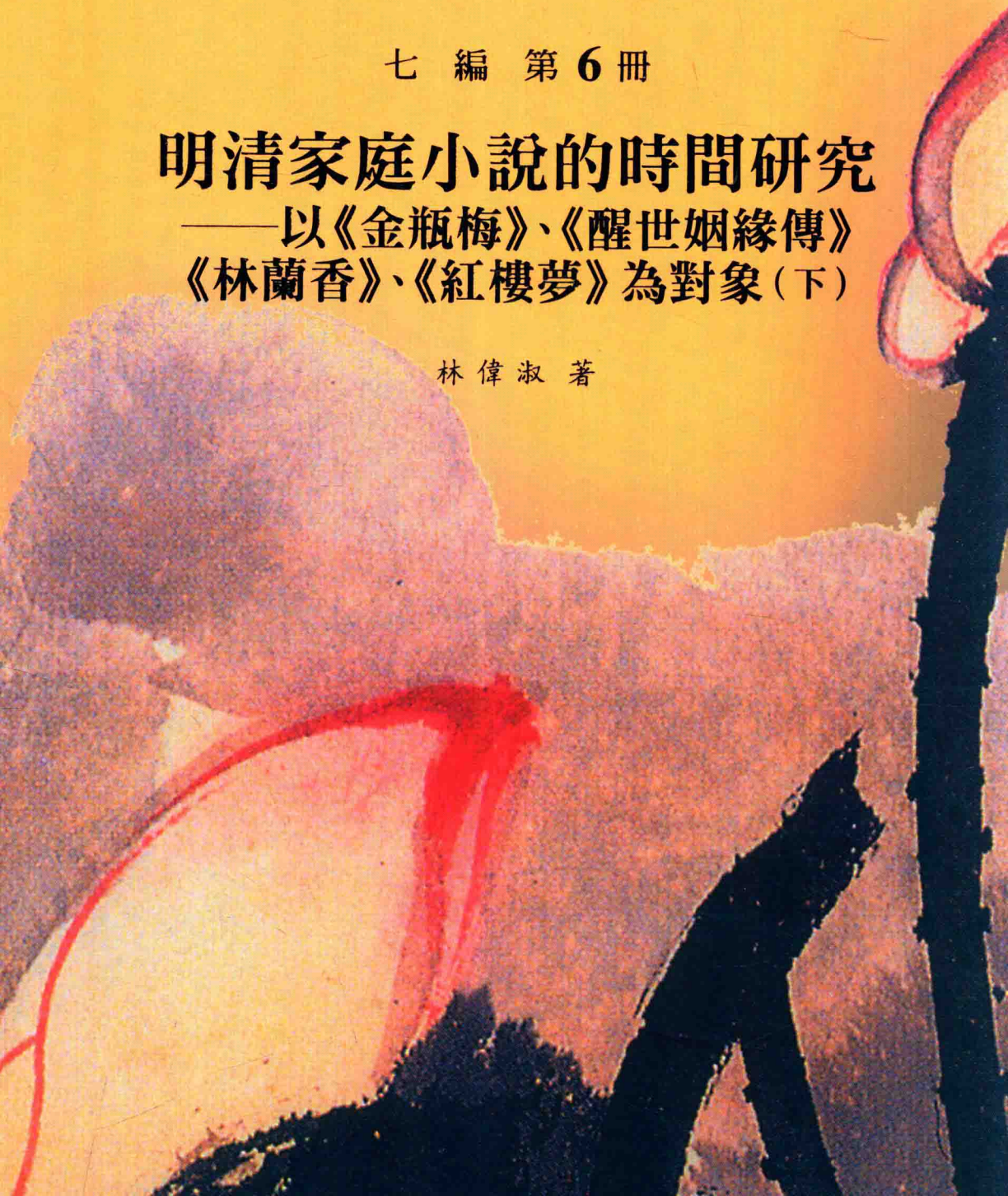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文學研究 古典

七 編 第 6 冊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下）

林偉淑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6冊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爲對象（下）

林 偉 淑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下）／林偉淑 著——初版——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22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6 冊）

ISBN：978-986-322-095-4（精裝）

1. 明清小說 2. 文學評論

820.8

102001627

ISBN-978-986-322-095-4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322-095-4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下）

作 者 林偉淑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爲對象（下）

林偉淑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關於時間的討論	3
一、物理時間向度	4
二、哲學時間向度	6
三、日常時間向度	9
(一) 皇帝紀年的時間刻度	9
(二) 「年月日」編年記錄時間	10
(三) 循環的時間刻度	11
四、時間美學向度	13
(一) 心理時間	14
(二) 中國抒情傳統的時間意義	16
(三) 時間意義的召喚	22
第二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界義	26
一、家庭的意涵	26
二、從人情／世情到家庭小說的提出	27
三、明清家庭小說的內容及論題	33
第三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研究對象	35
第四節 研究現況及研究步驟	46
一、研究現況	46
二、研究步驟	50
(一) 敘事時間的論題	51
(二) 存在意義的關懷	52
(三) 文化意涵的討論	53
第二章 明清家庭小說敘事時間的表現	55
第一節 關於小說的敘事時間	55
一、從敘事到敘事時間	55
二、小說敘事節奏的表現	61
(一) 敘事時間幅度——省略、概述、 停頓、延長、場景	62
(二) 錯時的時間序列——預敘、追 敘、補敘	64
第二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敘事時間	66
一、明清家庭小說的敘事節奏	66

二、敘事時間的錯時——追敘、補敘、插敘、預敘	81
三、預敘情節的時間意義	85
(一) 詩詞判文及首回預告	86
(二) 占卜算命	91
(三) 燈謎	97
(四) 小說人物預告情節的話語	99
第三節 時間的過場與小說時間的錯亂	103
一、明清家庭小說時間過場的表述方式	104
(一) 「看官聽說」、「卻說」、「話說」	104
(二) 「光陰迅速」及「一宿晚景題過」	109
二、明清家庭小說時間的錯亂	112
第四節 結語	119
第三章 明清家庭小說時間表現的存在意義	123
第一節 日常時間的書寫意義	123
一、以前朝紀年作為隱喻	123
二、日常時間語詞表現生活時間感	132
(一) 「年、月、日」的實錄時間	132
(二) 「次日」所表現的時間性	135
(三) 日常飲食的家庭時間	138
第二節 表現家／國興衰的存在感	141
第三節 劫難、命運和死亡	144
一、劫難與命運	144
二、小說描寫「死亡」的敘事意義	148
第四節 結語	154

下 冊

第四章 明清家庭小說中個人及群體時間刻度的敘事意義	157
第一節 個人時間刻度「生日」的敘事意義	158
一、情節意義	158
(一) 在小說中作為情節敘事的伏筆	158
(二) 鋪陳充滿食、色的情節發展	166
二、人物刻劃	170

(一) 寫出人物性格	170
(二) 用以表現權勢或地位	175
三、對於存在的反省	183
(一) 生日與死亡作了連結	183
(二) 生日展開的存在論題	194
第二節 群體時間刻度「節慶」的敘事意義	198
一、「季節」、「歲時節慶」的人文意義	198
二、四部明清家庭小說節慶的表現與比較	206
(一) 除夕——《紅樓夢》的皇家儀典	206
(二) 元旦新年——《金瓶梅》的人情 往來	211
(三) 端午節——《林蘭香》端午惡月 與《紅樓夢》冷筆熱寫端午	214
(四) 清明節——《金瓶梅》寫西門家 起落與《林蘭香》藉清明寫人事	219
(五) 中元節——顯示中國思想體系中 不言鬼神的文化態度	225
(六) 中秋節——《紅樓夢》對月感懷 表現人事的不全	228
(七) 重陽節——《林蘭香》佳節團聚 並追憶過往	231
(八) 芒種節及花朝日——花開花落喻 寫《紅樓夢》	234
(九) 元宵節——《金瓶梅》的狂歡及 《紅樓夢》的人事興衰	236
第三節 結語	250
第五章 明清家庭小說透過家庭空間展現的時 間性	255
第一節 家庭宅院勾勒的空間與時間敘事	262
一、《金瓶梅》宅院敘寫：「空間的時間化」	265
二、《醒世姻緣傳》在空間中不斷流離的家： 「時間的空間化」	269
三、《林蘭香》書寫的回憶：「空間的時間化」	271

四、《紅樓夢》不斷對比並列的時空	276
五、宅院裡的私密空間	280
(一) 臥房	281
(二) 箱奩	283
(三) 門窗	284
(四) 陽台	285
(五) 閣樓	285
(六) 花園的私密角落	286
第二節 能跨越時空或暗示著時間流轉的智慧老人	288
一、擁有超凡能力的智慧老人	289
二、凡俗裡的智慧老人	293
第三節 日常生活之外的時空	295
一、因果輪迴的時空	297
二、永恆的時空	300
三、夢幻／夢境的時空意義	304
(一) 預言未來	307
(二) 「夢」、「幻」真事隱去的隱喻作用	310
(三) 召喚前世的記憶	313
四、鏡子——對比現實的時空	314
第四節 結語	317
第六章 明清家庭小說透過時間表現的文化意涵	321
第一節 人對於永恆時間的渴望	321
第二節 四部家庭小說建構成長時間歷程	324
一、青春及欲望	324
二、成長及盛衰	326
第三節 家庭秩序的混亂與重建	329
第四節 通過時間敘事展現文學的抒情性	330
第七章 結 論	335
附 錄	345
參考書目	365

第四章 明清家庭小說時間刻度的敘事意義

工業技術的進展，使得時間得以被測量、被統一地計算，所有的人都是一個節奏一致規律相同的鐘錶時間，鐘錶時間是等速進行。然而時間真如鐘錶時間的刻度可測量且均速客觀的嗎？時間從來就不可能是客觀的存有，絕對時間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感知中，我們對於時間的感知，因人物、事件的不同，時間成爲主觀、心理且個人的感受。能被我們感知的時間，從來就不是等速、均勻進行的時間，我們所感受的時間快慢、長短是沒有標準的，因爲這是心理時間的描寫。在回憶中，時間以高速的方式向我們飛掠而來，處於煎熬的時刻，時間則是分分秒秒計較地過著。

所謂的時間刻度，是通過測量得到的鐘錶時間或日月年紀，是人們對於時間流程的標誌，越是清晰的時間刻度越是意味著人與世界密切的聯繫，同時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感。〔註1〕在日復一日的的家庭生活中，特別的時間刻度帶來的不同的感受，例如婚喪喜慶、生日、節慶或紀念日。中國古典文學中常用的時間刻度是「生日」和「節慶」。明清家庭小說大量書寫「生日」及「歲時節慶」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刻度，前者圍繞著人物開展出去，後者則是展示了環境。〔註2〕「生日」所代表的是具有個人時間周期性的紀念日，表現出個人特質或強調個人社會地位、並由此延伸出去的人情往來，同時也在時間過往之後，看到人物生命歷程的變化。「生日」展現個人的人際網絡，祝

〔註1〕 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9月一版，頁254。

〔註2〕 楊義，《中國敘事學》，頁174。

福的方式因人而異，因此充滿了流動性及變異性，並展現出俚俗各異的家庭文化及趣味。

「歲時節慶」則是群體所共同面對，源自於人們對於歷史人物的崇拜祭奠、或者是約定俗成的社會風俗活動，表現出年復一年循環往復的時間，也透過不同年歲裡相同的節慶時間，看到家庭的興衰起落，與個人時間刻度相呼應，同時展示整個時代、家族及環境長時間的文化積累，是具有社會象徵意義的時間刻度，更是帶有深厚的文化沈積意涵。

生日／節慶本身是一個事件、一個場景，是家庭生活中的一個活動。若將生日／節慶放回家庭小說中觀照，人們面對的則是「永遠不會再重來」的「循環時間」。生命的流逝呈現的直線時間和生日／節慶所指稱的循環時間，使得人們在面對家庭生活中無可避免的時間刻度時，興發對於時間的感歎。

第一節 個人時間刻度「生日」的敘事意義

一、情節意義

生日，提供明清家庭小說在寫作上不同於其他類型小說的書寫角度，生日的時間敘事關係到情節鋪陳、人物性格及身份表現等並進一步對於存在有所討論。有時也作為後文事件的開端，對於情節有伏寫的作用；在存在意義上，生日與死亡往往有了連結，在慶生祝賀的同時，隱然有死亡的陰影，「生」、「死」其實是在時間的同一條線上，生日這個時間刻度意味著人情往來的各種可能性，是家庭人物之間以及家庭人際網絡的重要聯結時間點。

明清家庭小說中是《金瓶梅》提到的生日——如果我們把小孩出生、滿月的儀式，也視為某一種形式的「生日會」，那麼在《金瓶梅》中，小至西門慶兒子的出生、滿月、週歲，上至西門慶、妻妾、鄰里、西門慶的粉頭等相關人物的生日，以及權貴的壽誕的描寫，大概佔了全文的三分之一，「生日」這個時間刻度在《金瓶梅》裡可說是最重要的時間刻度。

（一）作為小說情節敘事的伏筆

生日的敘述是圍繞著個人，並由此展開事件及情節。明清家庭小說裡，時間記錄著家庭、家族人物的成長，也記錄了家庭兒女們瑣碎事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金瓶梅》裡，角色人物的生日出現的次數極為頻繁，有

時是作為後文情節敘事的伏筆。〔註3〕

例如《金瓶梅》自第六十二回開始，寫著李瓶兒的死亡及喪禮，從頭七、二七、三七一路寫下來，寫西門慶在喪禮期間仍不改淫心，日夜穿梭於女人僕婦之間，記時記事瑣碎。到了第六十七回，寫西門慶答謝前來致哀者完畢後，回到月娘房裡吃飯，月娘叨念著：「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第六十七回）西門慶接話說：「怎的不送」，「於是吩咐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段子衣、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喬親家長姐兒是和官哥兒「炕上聯姻」的女娃，行文至此，李瓶兒及官哥兒都已經死去，但西門慶仍出手潤綽地為官哥兒曾定下親事的長姐兒送上生日禮，因為李瓶兒母子雖已去世，親戚身份雖已中止，但西門慶家和喬大戶官商的關係／利益仍結合在一起。

這裡提到「這出月初一日」，在日期的表現意義上不只是記錄了一個時間，同時是藉著喬大姐的生日，將讀者的記憶喚回過往，再次提醒讀者，曾有一個備受寵愛的娃兒官哥兒中道夭折，死去的官哥兒仍停留在過去，但是喬家長姐兒將繼續與年月增壽。而西門家與喬家的關係透過長姐兒的生日也將繼續延續著；相反的，喬大姐的存在，也一直提醒讀者官哥兒已不存在。

接著在第七十九回：西門慶在自家和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等人聽戲飲酒，西門慶趁空和來爵老婆戲耍一回，滿足了性欲，又回到席上和應伯爵等人飲酒。只見應伯爵問西門慶：「明日花大哥生日，你送了禮去不會？」西門慶回答，早晨已送過去了。然後下文緊接著其他的情節發展，花大哥的生日雖是一語帶過，成為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一，但仍表示這是西門慶家庭送往迎來的日子其中的一日。回過頭來看，連李瓶兒都死了，「花大哥」在小說裡應是無足輕重，提不提這段話，完全不影響故事的鋪演，那麼存在於此的目的、用意或效果究竟為何？是以此生日的描述記錄了日常時間，書寫家庭生活裡的片斷，同時正寫出西門慶家庭人情往來的細節。

《金瓶梅》中兩度提到李嬌兒的生日，都只在記錄時間，如同家庭中尋常的生活，至於李嬌兒的生日是如何過，文中並不會描寫，似乎也不重要，因為重點都在於當日接下來發生的事，生日因而成為情節後文敘述的伏筆，重點並不是在於壽星李嬌兒：「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

〔註3〕參見附錄十六。

日，院中李媽媽並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第二十六回）這裡的「合當有事」，表明敘述的重點在於接下來的情節發展。原來，因為潘金蓮從中挑撥離間，使得宋蕙蓮和孫雪娥在李嬌兒生日這天大吵並打了起來，最後宋蕙蓮因氣憤不過，含羞自縊，亡年二十五歲。李嬌兒的生日，是作為引發後文情節的時間點。

另外一次是提到李嬌兒的生日，重點也不在李嬌兒及她的生日上，倒藉著她的生日描寫了西門慶的情欲演出。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到李嬌兒在西門慶妻妾中的地位並不高，她出身青樓，本非良家婦女，也不曾像孟玉樓及李瓶兒一樣，嫁入西門家時為西門慶帶來大筆財富，更不像潘金蓮在情欲上費盡心思滿足西門慶。李嬌兒在西門慶妾室中的地位，僅優於孫雪娥，李嬌兒的生日也表現出她在西門家無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對於她的生日西門慶是較為淡漠的。她的生日和前文提到花大哥生日有相似的作用，是引發後文情節敘述的時間點，只是家庭日常生活裡記錄時間的一個細節。

另外在第六十八回，提及應伯爵領著黃四家人，備帖於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家置酒席宴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子笑著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張西村家在小說裡是不曾出現的人家，出現「張西村家吃生日酒」，重點當然不是張西村這戶人家，只是為了提及「初七日」這個西門慶「不得閒」的時間，同時也表現家庭小說中人物必然有的送往迎來、人際關係等生活細節。

至於西門慶的正室吳月娘的生日，理應風光盛大不同凡響，但是作者卻也只是淡寫幾筆月娘的生日宴客，並描述月娘是在聽佛經宣講度過生日的情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妗子、潘姥姥、楊姑娘並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才歇。」（第三十三回）提到月娘生日，生日似乎只是作為時間的過場，好令讀者察覺「光陰似箭」的時光匆匆。是夜，西門慶也並未與壽星歡度，反而是和潘金蓮共度春宵。作者在此也藉機表現月娘喜佛之心，因為她的生日都在佛經講唱中度過，是低調安份的在佛法修行中度過，伏寫了月娘在小說文末得到善終的果報緣由。

作為西門慶正室的吳月娘，對於她的生日描述在《金瓶梅》只出現過二回，但卻有不同的伏寫情節效果。第一次提及月娘生日那天：「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才歇。」

（第三十三回）第二次仍寫月娘潛心聽佛：「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並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講佛經，到了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繇著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著小玉，在炕上行事。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得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點聲兒也沒有言語，只說得一句：「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裡做甚麼哩！」

（第九十五回）這樣的描述在於穿針引線，引出後文的幾個事件。趁著主子生日，小廝及丫頭也忙不迭地在滿足自己的欲望。因為月娘的體諒，便替玳安做了鋪蓋、新衣服、新帽、新靴襪，又送予了金銀首飾、絹衣服等等，擇日就將小玉配給了玳安做媳婦，倒也成全了兩個欲望兒女，顯示月娘的寬厚及體恤下人的性格。在月娘撞見小玉和玳安有私情，不久月娘就將小玉許配與玳安做了媳婦。最後在官哥兒出家後，月娘收了玳安為義子，並將玳安改姓西門，西門玳安夫婦服侍月娘至終老。然而，月娘成全了玳安與小玉的情事，卻也因此引起家庭內廝僕間的風波，引發後文事端。

回到玳安與小玉成親後，另一個小廝平安兒，因見玳安衣著勝過別人，又有家室，但自己長玳安二歲，月娘卻未給予他妻室，這令平安兒感到不平，於是平安兒起了貪念，偷走了當舖裡的金頭面和鍍金鉤子後逃走，沒料到卻被吳典恩巡簡捉拿住。吳典恩自作主張，認定是玳安與月娘有奸情才會把丫頭配給他，並逼著平安兒作假口供，加上典當物品的人急欲要領回，讓月娘陷入困局。

這個困局又牽連上西門慶裡另一個丫頭春梅，但此時春梅已嫁予周守備，成為周守備的寵妾。月娘陷入困局，卻讓春梅在月娘眼前的地位，從此有了極大的不同，原來吳月娘叫來薛嫂，請春梅在周守備前說幾句話，幫著解決這個問題。事後月娘宰了一口鮮豬、治酒及紵絲尺頭致謝了春梅。春梅道：「到家多頂上妳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妳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走。」（第九十五回）春梅利用月娘孩兒孝哥兒生日的理由，名正言順返回主人家，「生日」化解了原本是尊卑身份不同的尷尬，使春梅終於能以守備夫人的身份與月娘平起平坐。時間流逝，人物身份也已變異，原來的主僕變成平起平坐的兩位夫人，「時間」對於人事作了嘲弄，也看到時間所蘊含的「變化的可能性」。

終於春梅風光回到西門家，這裡細細鋪寫春梅著大妝：「戴著滿頭珠翠金

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由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著金帶。坐著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著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隨。」（第九十六回）春梅在家人前後簇擁下回到她曾任婢女的西門家，對比過去主子家的豪華氣派，西門家如今只剩滿園蕭索，無比的淒涼。月娘和春梅以姐妹相稱，這樣風光的回到主子家，似乎回應了吳神仙對龐春梅的相命：「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第二十九回）雖然當時月娘極為不以為然地說：「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春梅對著西門慶倒是說了：「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對比前塵往事，這回春梅風光重返西門家，重遊舊家池館，但見西門家院荒蕪，不再是西門大官人在時所擁有的花園宅院，也道盡人世興衰莫測。

這從月娘的生日時一個看似無意的動作，發現了玳安與小玉的幽情，卻鋪寫了後半部的情節：月娘叫丫頭看茶，丫頭無答應——於是月娘往後邊尋丫頭小玉——撞見小玉和玳安之情事——月娘寬厚使二人完婚，卻引起小廝平安兒不滿盜走家私——巡佐誣賴月娘清白——透過春梅請周守備結決官司——春梅遊舊家回應當年面相之言——玳安終成了西門玳安侍俸月娘終老。月娘生日的描寫，其意義在於月娘的「生日」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件又引發了何事，以及事件所串聯成跌宕起伏的情節，並且決定了小說人物的命運。

提到《金瓶梅》中串起家庭命運人物的生日描寫，也只有月娘。同時月娘喜佛，好聽佛經宣講，與貪欲弄權的西門慶恰恰成對比，月娘又是西門慶的正室，是在西門慶死後留下來扶持家庭的女人。在文末，月娘捨子讓孝哥兒出家，使得轉世為孝哥兒的西門慶得以在此生有個善終，也讓妾室們離開再嫁，收養玳安並改名為西門玳安，亦使西門家的家業有人可以繼承，這些似乎都隱喻了月娘藉佛法度化了西門慶，同時也影響了其他人物的命運。

孟玉樓的生日在《金瓶梅》中出現過四次，有二次是以玉樓生日作為楔子，引出後文。如第二十二回言孟玉樓生日，目的卻是為了帶出宋蕙蓮和西門慶之情事：「話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女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第二十二回）原來，

賣棺材宋仁的女兒名喚金蓮，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但後來壞了事，嫁給廚役蔣聰為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作事，爾後來旺刮搭上金蓮。一日蔣聰酒醉被其他廚役打死，月娘答應了來旺，將金蓮後改名蕙蓮，嫁給來旺。二十四歲的蕙蓮生得白淨，聰明靈巧，腳兒比潘金蓮還小，這點令西門慶著迷不已。

在孟玉樓生日那天，「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也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眾堂客在後廳吃酒。」（第二十二回）西門慶為了能沾惹宋蕙蓮，以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繡蟒衣，以及準備家中穿的四季衣服為理由，把來旺打發前往杭州，因為這一個路程，往返也有半年時間。在玉樓生日這一天，西門慶找到機會，因為他看到蕙蓮身上穿著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怪模怪樣，於是叫玉簫對月娘說，給蕙蓮另一條別的顏色的裙子搭配著穿，足見西門慶這一天的心思在都花在蕙蓮身上，只是苦無調情的機會。接著敘述玉樓生日過後的某一日，月娘往對門大戶家吃酒去。西門慶與蕙蓮正巧撞個滿懷，西門慶要著玉簫送「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段子」（第二十二回）給蕙蓮作裙子。玉簫成為西門慶和蕙蓮的中間傳話者以及把風者，好讓他們在藏春塢山子洞裡私通，恰巧又叫潘金蓮撞見，埋下了日後金蓮教唆西門慶陷害來旺之因。潘金蓮獻計西門慶，設計讓來旺兒拿走三百銀兩誣賴來旺作賊，西門慶並利用官府之便，將來旺遞解徐州。潘金蓮進而調唆，引起宋蕙蓮與孫雪娥口角衝突，最後逼得宋蕙蓮含羞自殺。

孟玉樓的生日成為往後事件發展的引線，引出下文的事端，在生日中一個動作引發後文的連環效應，生日的敘寫除了展示家庭時間的過往，同時也成為小說情節前因後果的重要意義，孟玉樓的生日不只是家庭聚會的活動，在這個時間點上包含著更多男女情欲的流動。

《醒世姻緣傳》關於生日的描寫，〔註4〕在第二世裡提到狄希陳和童家寄姐的相處，情投意合十分相好，寄姐性格也不差，卻只是對丫頭珍珠像是世仇一般，雖然不至虐待，但在衣穿飲食上絕不照管她，狄希陳倒是惜玉憐香。〔註5〕這得回到前一世來看，因為在前世裡狄希陳是晁源，小珍珠是晁源的愛

〔註4〕參見附錄十七。

〔註5〕小說情節的敘述裡說明著，狄希陳惟恐小珍珠食不得飽，衣不得暖，飢寒憂鬱，成了疾病。到了十月將盡，天氣變得寒冷，小珍珠連個夾襖也沒有，連童奶奶也看不過去了，但寄姐不答應誰也沒辦法為小珍珠添衣加襖。狄希陳想出個法子，找來小珍珠的母親予她些錢要她為小珍珠作衣，只說是她自己

妾小珍哥，寄姐則是晁源前世元配計氏轉世。

一日，相棟宇生日，狄希陳赴約賀壽，寄姐找到這個機會試驗狄希陳，也因此引發了寄姐的醋意進而造成小珍珠後來的死亡。起因於寄姐和小珍珠二人前世的冤仇，使得寄姐沒法善待珍珠，但因為寄姐「怕見動手」，總不致於打罵，但心裡猜疑著狄希陳和小珍珠，小珍珠便這樣不死不活地生活在寄姐的威怒下。直到相棟宇生日狄希陳赴約，寄姐因心裡猜疑，於是假扮成小珍珠的模樣等狄希陳返家。相棟宇生日是狄希陳赴會不在家的理由，同時也有了合理的遲歸藉口，使得寄姐有機會測試狄希陳的忠誠度，沒想到狄希陳果然見四下無人輕薄了小珍珠，這使得小珍珠的處境更為艱難。

原來，寄姐料想狄希陳不會早歸，待起更後大家入睡時，寄姐特意依照小珍珠的模樣梳了一個髮髻，換了一件毛青布衫，背著月亮，低著頭坐在門檻打盹。沒想到狄希陳一回來，只當是小珍珠，悄悄蹲了下去摸了她的胸部又往褲腰裡伸下手去，問她：「娘睡了不曾？」（第七十九回）這下可好了，寄姐怎麼會輕饒狄希陳與小珍珠，於是寄姐把小珍珠關鎖在空房內，此時正巧寄姐有孕，便暫時不理會她。

十個月後寄姐生下白胖小娃，滿月出房，見童奶奶竟放了小珍珠，更是與小珍珠為仇敵。一日，小珍珠端著一盆水，不巧，倒在寄姐身上，更是唬得小娃兒吐了奶半日哭不出來，氣得寄姐大吼大叫，又把珍珠鎖在後邊空房裡不給飯吃，幾日之後，童奶奶欲偷偷送硬麵食給小珍珠吃，沒想到小珍珠已在門背後上吊而死。相棟宇的生日，成為小珍珠生命的轉折點，小珍珠是被動地捲入狄希陳和童寄姐的夫妻爭端之中，因此還喪了命，文中的描寫這是還了前世的果報惡業，在文末冥司王者發放魂魄的輪迴時，小珍珠說被童寄姐凌虐，要寄姐償命，王者說了：「你前世以妾欺妻，妻因你死；他今生以

要送女兒的。然而寄姐那裡是叫人哄騙得了的，一下便視破，要把小珍珠的衣服剝脫下來。此後寄姐對小珍珠更是沒事罵三場，雖不致打她，但半饑半餓，不與飽飯，並時時防著狄希陳和小珍珠在一塊。

這一切起源於小珍珠和寄姐前世的冤仇，小珍珠在前世原是珍哥，寄姐即是晁源的原配計氏，前世裡珍哥欺負了計氏，到了此生，與人合氣的寄姐則是百般不容小珍珠，如同寄姐和調羹閒話時所言：「這事真也古怪！我那一日見了他，其實他又沒有甚麼不是，我不知怎麼，見了他，我那氣不知從那裡來，通像合我有幾世的冤仇一般。聽見說給他衣裳穿，給他飯喫，我就生氣；見他凍餓著，我纔喜歡。幾遭家發了恨待要打他，到了跟前，只是怕見動手。我想來，必定世裡合他有什麼仇隙。」（第八十回）仍舊著墨於因果輪迴。

主虐婢，婢為主亡。適得相報之平。」「這是冤冤相報，無可償還。」（第一百回）也就是說，今生的縊死只是償還前世之債，互相扯平了，寄姐的來世不需再為此而償債。

接著因小珍珠吊死，狄希陳想私自埋葬小珍珠以了事，沒想到惹出更大的官司事端，因為鄰人劉振白抓住狄希陳怕事怕見官的心理，趁機訛詐狄希陳，但最後還是弄到官府衙門，又掀起另一個波瀾，更寫出了賄賂、訛詐、衙門種種的社會風情畫。在此回中相棟字的生日如何度過並不重要也無描寫，重點在於相棟字的生日是引發事件的時間點，藉此時間刻度，轉寫出下文引出後文事端，製造情節的高潮跌宕，使得小說情節的安排上更為合理。

《林蘭香》關於生日的敘述並不多，內容都十分簡單。^{〔註6〕}其中有一回，是藉由男主人耿朗的生日，寫出家庭裡妻妾之間的人事紛擾，並描述妻妾之間的相處關係；耿朗生日是家中大事，妻妾五人依序稱賀，將著是家僕們的叩賀：「男自眾允以下，都在儀門下，女自和氏以下，都在儀門內，依次叩拜。次是枝兒等五個人行禮，耿朗在筵間各賞些奠酒花糕。末了是葉兒等叩首，二十三個人我挨你，你擠我。及至拜畢起身，又這個踏著那個裙帶，那個踏著這個項帕，紛擾多時，方才散出。」（第三十回）此回是藉著耿朗生日的描述，引出家中事端，使讀者看到耿朗家妻妾相處、主僕相待、甚至僕婦的生活細節。

原來在耿朗生日這一天，家人奴僕們齊為耿朗賀壽，人多紛雜，女僕李寡婦遺落一物，正巧被耿朗所見，那是寡婦閨房自慰之物，遺落在大庭廣眾面前，耿朗震怒，妻妾們也都覺得不成體統，十分不堪，耿朗怒道：「雖說一個婢不足重輕，然使五房少女，盡皆效尤，成何體統？向來誤聽人言，壞卻許多家法。今日須行己見，整立一切規模！」（第三十回）燕夢卿擔心李寡婦一時情急會混行攀扯，牽連無辜，使事件擴大。因此燕夢卿想要告訴正室林雲屏，希望今日暫勿議處李寡婦，誰知耿朗早受任香兒的讒言，才會如此說道，夢卿明白了耿朗所言是衝著她來的，因此，當耿朗問任香兒：「紅雨既為所誘，卿當何以處之？」說完又看著燕夢卿時，夢卿完全明白，只能置若未聞左右顧盼，才不落任香兒及耿朗的口實。

另一方面李寡婦一生未受折磨，受了家法數板，俱已實供不諱，供出紅雨。接著耿朗又對著雲屏說道：「卿主持一家，寧得碌碌無長，因人成事乎？」

〔註6〕參見附錄十八。